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五十三

湖西閻鎭珩輯

兵制考

歷代兵制

古者大刑用甲兵陳諸原野黃帝涿鹿阪泉之師是也唐虞盛世命伯禹總征伐啟興有扈大戰甘野乃召六卿解者以為天子六軍將皆命卿四代立官其制一也夏德中衰少康起于逋亡之餘一成一旅光復舊物商亳肇基武湯載旆有虔秉鉞三蘖就翦征誅受命自此始焉周始小侯竄在戎翟公劉徹田為糧其軍三單王季文王世專龎鉞赫怒振旅亂畧式遏及於武王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商辛戰於牧野遂黜殷祀享有

大命天下既定歸馬放牛包戢干戈藏在府庫然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税有賦税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

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周衰王靈不肅武備廢弛征討會盟出自羣后强者務以力爭弱者困于蠶食故離爲十二合爲六七末大不掉職兵之由今列周制於首其行軍講武之要載在經傳者類次如左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

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有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一人將帥長司馬者其師吏也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選於六官六鄉之吏自卿以下德任者使兼官焉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詩大雅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之見于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于經傳也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有事則置無則已左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右軍制通論

陳氏兵制周王畿千里車萬乘六軍遞用

千乘而寰內諸侯各從其國之制諸侯大國百里車千乘三軍用五百乘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次國七十里車七百乘二軍用三百三十乘小國五十里車五百乘一軍用一百六十五乘率天子用十之一次國大國十之五小國三之一皆足成軍之數唯無侯作師鄉師之以奉天子諸侯率教衞以贊元侯伯子男帥賦以從諸侯寰內外所以不征同者寰內有遞征入衞之勞各從其國制而寰外共四方之事勞佚適等也

禮書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然賦雖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鄉萬二千五百

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合七十五人則一卒所餘在後車矣後卒復以五十人合二十五人爲一車七卒則所餘五十人又在後車矣凡三卒車四乘三旅車二十乘三師車百乘三軍車五百乘至天子六軍則車千乘此車人參兩以相聯糾之法也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用謂使民事之兩二十五人卒百人旅五百人師二千五百人軍萬二千五百人此皆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別音聲相識作爲也役功力之事追逐寇也胥伺捕

盜賊也鄭之田制與遂同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可任謂丁彊可任力役之事者羨饒追則謂繼也追追寇賊也竭作盡行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此謂造都鄙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詳見井田注賈公彥曰匠人正義云方十里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按司馬法有二甸方八里出長轂一乘成方十里亦出長轂一乘甸據實出稅者言成據通治溝洫言蓋八里為甸出甸稅緣邊一里并之則二里治洫以成開有洫故使治洫也正義又云方百里為同同

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按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今言六十四成者據出田稅者言之故云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溝洫也古或以甸爲乘稍人掌邱乘之政令禮記惟社邱乘粢盛是也或以乘爲甸春秋傳長夫乘褁甸兩牡是也乘者甸之賦甸者乘之地

陳氏兵制畿方千里爲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爲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萬乘卒七十五萬人爲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牧野之師紂兵七十萬億者通畿皆發隨處蒐狩自成什伍案禮惟爲社事單出里民惟田獵作此見蒐狩比屋作兵大司馬遞而征之案大司馬教兵號名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等物有常候車吏都鄉遂郊野之別此見遞征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二人所謂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籍其大數三家爲十一人司馬法自夫三爲屋數皆以此也起則終身無過一再給公上事蓋先王忠厚

之至更勞均佚不欲窮民之方也遞征之法非偶摘也鄭氏云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行以人數計之使勞佚遞均也蓋鄉遂以次全軍充謂不離部曲　案傳記如周有南國之師晉有九州之戎宋有空澤之甲皆全軍更役在軍之士無非鄉旅守望相助猶之田里家有羨卒隸於師長閭里故不失守備傳紀少康一旅出于一成晉頒僖公千乘賦于百里與公劉三單左氏春秋書社之法皆比屋通數非謂兵之制也晉三郊三遂可六軍而止三軍亦遞征也　秦蕙田曰或疑服虔注春秋傳引司馬法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是專以乘爲甸出矣鄭信南山箋甸方八里在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其說似有異同恐治溝洫之夫但不出田稅未必

不出車賦也案坊記注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玩其中二字分明無疑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經形體皆謂制分界也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內比閭族黨州鄉也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

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孔穎達曰兵賦之法畿內六鄉家出一人遂軍法與鄉同公邑出軍亦與鄉同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丘乘四丘為甸甸讀與維禹敶之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是掌令都鄙修治井邑丘甸縣都之薄徐云丘甸者舉中言之薄徐之人名井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

大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

者家二人賦給軍用者也令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

孔穎達曰據司馬法諸侯車甲馬牛皆計地令民自出若鄉遂之衆七十五人則遣出車一乘甲三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恐非力所能益是國家所給故巾車職毀折入齎于職幣又質人云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又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是國家所給也長轂馬牛甲兵戈楯皆一甸之民同共若鄉遂車馬甲兵之屬皆國所共

劉敞曰伍兩卒旅師軍家一人爲正兵六鄉六遂通十有五萬人爲十二軍而羡卒在外都鄙之兵又在外大司馬則總其軍律既習之以田獵又試之以追胥馳驟之而隊伍間

差擇縱之而進退用命爲其可以起六軍而行九伐也

書周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　逸周書五伍二十五曰元卒伍兵名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開謂啟敦謂服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皆陳名伯卒名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右伯卒也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伯卒則右千卒則正三千卒則卿萬卒舉令之於君一詩大雅棫樸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天子六軍小雅采芑其車三千箋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承亂羨卒盡起

右王國軍制　春秋孔疏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大國三軍出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古者用兵天子先用鄉鄉不足取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

國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
之兵

古者寓兵於農寓將於卿有事命卿爲將無事兵亦不專屬司馬是故國子宿衛之士屬冢宰虎賁宿衛之兵屬司馬師保四翟之隸既屬地官又屬秋官至國有大事國子游卒雖屬諸子而弗征於司馬是衛兵無專司也鄉遂之民皆軍屬司徒四時之田皆兵屬司馬閭師戒軍旅則受法於司馬鄉師致政令必攷辟於司空是畿兵權各分也蓋寓兵於農無兵可統寓將於卿無將可名況兵權不屬一人有事則天子遣使以牙璋發之雖兵滿中外若無兵然及後代司馬世官遂以命氏至

列侯專征世卿帥師春秋皆書而譏之惡侵上也夫聚民爲兵兵安得不惰聚兵專將將安得不驕唐府兵號得井田大意然井田寓兵於農府兵寓農於兵且兵有定額將有定員其能久而無患乎

大司馬簡稽鄉民以用邦國簡謂比數之稽猶計也　坊記制國不過千乘家富不過百乘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

書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時尚爲諸侯未備六卿　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疏三郊謂三鄉三鄉之民分在郊內三遂之民分在郊外鄉遂在郊故以郊言

詩大雅公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箋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徹田爲糧

左傳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

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晉本一軍襄公十四年晉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荀罃士魴卒其子皆幼未任爲卿故新軍無帥遂舍之論語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賈公彥曰成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畿內邦國法甲士多步卒少司馬法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是畿外邦國法孟子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若齊崔衞甯晉六卿等漢書刑法志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沉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

右侯國軍制　孔疏諸侯成方十里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出賦之法也及臨敵時則同鄉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之屬故邲之戰楚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以兩之一卒適吳是臨軍同鄉法也牧誓武王戎車三百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此出軍法也經云千夫長百夫長謂對敵時也春秋正義邦國出一車甲士步卒總七十五人與周禮大司馬五人爲伍等不同蓋大司馬所言鄉遂出軍及臨敵用兵之法而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乃邦國出兵時所徵之兵觀左傳桓五年戰於繻葛先偏後伍及宣十二年廣卒偏兩與牧誓所云千夫百夫長知臨敵皆用五兩卒旅師軍也

上公之國三鄉三遂侯伯二鄉二遂子男一鄉一遂大宗伯頒祀於都家鄉邑大司馬館稽鄉民以用邦國邦國有鄉遂明矣孔穎達謂周大國三軍出于三鄉夏殷大國三軍出于一國是夏殷之賦比周特重非確論也

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由此差之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耳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革車兵車千乘成國之賦 詩魯頌閟宮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千乘大國之賦也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徒步卒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爲步卒者七萬

二千人其用之不過三軍爲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貝冑貝飾冑也朱綅所以綴也增增衆也

成公元年三月作邱甲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左傳爲齊難故作邱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邱甲公羊傳作邱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邱使也穀梁傳作爲也邱爲甲也邱甲國之事也邱作甲非正也邱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邱作甲非正也

襄公十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中軍萬二千五百人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穆子曰政將及子子

必不能懼大國三軍魯次大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僖宮之門詛諸五父之衢在魯國東南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分國民衆三子各毁其乘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國語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今我小侯也處大國之間繕貢賦以供從者猶懼有討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

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自是齊楚代討於魯襄昭皆如楚

昭公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季氏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則自爲軍名）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季氏勸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屬）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擇取二分）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八年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言千乘見魯衆大數）

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蓋竭作也迨哀公用田賦分夫田而賦軍旅之征悉變邱乘之制民無餘力矣）

右魯軍制

大國三軍上公爲大國魯侯爵而頌云公徒三萬注大

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三萬舉成數也然當僖公時其實二軍故襄公十一年作三軍是前無三軍矣然魯公伯禽時則三軍爲證季武子爲三軍叔孫穆子曰不可今我小侯也明大侯時有三軍矣

齊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二千家爲一鄉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此管仲所制非周法也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不從戎役士鄉十五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是謂中軍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齊上卿各帥五鄉爲左右軍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周禮五人爲伍百人爲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爲伍而以二百人爲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

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戎事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為立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良人鄉大夫也以為軍令為軍掌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伍所謂寄政也十軌為里故十五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有司一所乘故曰小戎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為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為軍齊帥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帥長也三軍

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振旅春田曰獀振整也旅眾也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恤憂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相救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以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方猶橫也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蔽也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齊有革車八百乘齊法五十人爲小戎車八百乘有四萬人管仲制齊三軍軍萬人止三萬人而車數多者其副貳從之車乎或者八當爲六

襄公二十三年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先驅前鋒軍申驅成秩御莒恒申鮮虞之傅摯爲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

之子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公御右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貳廣公副軍啓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右左翼曰啓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右翼曰胠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爲右大殿後軍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

右齊軍制　陳氏兵制凡三軍教士三萬人車八百乘參周法車增三百乘徒增三萬人吳子云齊威募士五萬未詳葢如鄉之法五鄙三十家爲邑十邑爲卒十卒爲鄉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各一大夫自邑積至于五屬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一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爲三軍者四長勺之戰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葢其斥地甚大非齊舊封葢如遂之法以通國之數而遞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倣周變從輕便當時地廣

參用周齊之制

管子雖變古法然與周制無大異在鄉五家爲比以營農事比長領之在軍五人爲伍伍長領之在家閭胥領一閭在軍兩司馬領之在家爲族族師在軍爲卒長在家爲黨黨正在軍爲旅師在家爲州州長在軍爲師帥在鄉爲大夫在軍爲軍將凡此皆本周禮

晉獻公十六年公作二軍魯莊十六年王命晉武公以一軍爲晉侯至此初作二軍軍有上下公將上軍太子將下軍士蔿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體足不可以貳手手足左右各自爲貳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左右部也闕缺也成而不

知彼以寡敗不知敵不知有固也若以下貳上鬬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更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章旌旗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釁隙也軍法進退旗鼓有數過數則有隙敵入而凶救敗不服誰能退敵凶猶凶懼以相恐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以下軍貳上可以侵陵小國難以征伐大國也　昭公十三年晉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十三萬人遂合諸侯于平邱

右晉軍制　通典晉曲沃武公幷翼僖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獻公之十六年始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至僖十五年惠公見獲呂甥言于衆曰征繕以輔孺子甲兵益多庶有益乎衆說晉于是乎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率一家起

五人則是一萬二千五百人古制也孔穎達曰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旣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傳二十七年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三軍則上軍爲尊三軍則中軍爲尊城濮之戰賦車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楚蔿啓彊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甲車四千乘則晉通國率亦五千乘用七百乘猶齊之法其後作三行以禦狄二十八年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成國不過三軍今復置三行以避天子六軍之名而實則爲六軍按吳子晉文公蓄爲前行四萬以合其志意即三行淸原之

蒐遂作五軍（三十年）蓋文公雖增置三行自知其僭故罷之更爲上下新軍襄公蒐于夷（文六年）舍二軍以復三軍之制景公邲之戰（宣十二年）三軍爭將大夫各一人則猶三行也至鞌之戰（成二年）郤克請車八百乘始作六軍賞鞌之功（上中下各增新軍成三年）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爲卿僭更王度若此爲公鄢陵之戰能新上軍（十六年）悼公初止四軍（襄八年楚伐鄭子展曰四軍無闕）其後新軍無帥公使其什吏帥其卒乘官屬以從于下軍明年遂舍之（襄十四年）傳曰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益自文公僭王度至悼公方革焉

晉平公復霸猶究兵制任用得人是時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司馬使訓卒乘

杜氏以爲皆命卿而爲將軍是猶得先王遺意

莊公四年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尸陳也荆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孑者戟也楚始於此參用戟爲陳　僖公二十八年楚子使子玉去守曰無從晉師子玉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　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子西將左子上將右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文公十年楚子田孟諸宋公爲右盂鄭伯爲左盂盂田獵陳名　期思復遂爲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今弋陽期思縣子宋及文之無畏爲左司馬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　宣公十二年隨武子曰楚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取草蓐爲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　前

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蹋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勑令欒武子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法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鄉之戰王乘左廣逐出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使蕃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此終戶止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

襄公二十五年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庀治數

甲兵之閱數　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注見田制考　量入脩賦量九土所入理其賦稅　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　賦車兵車兵甲士　徒兵步卒　甲楯之數使器杖有常數　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昭公十四年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上國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故謂之上國　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　救災患宥孤寡寬其賦稅　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淹滯有才德而未敘者　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物事也　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之東者　亦如之

二十七年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

右楚軍制　陳氏兵制楚自武王始爲軍政作荊尸以伐

隨戎分二廣而爲三軍鬬伯比曰我張吾三軍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戰左右師潰惟中軍之卒不敗則猶武之舊然而東宮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略見于傳往往非古公子嬰齊爲簡之師組甲被練皆創名之康王蔿掩始井衍沃牧皐隰賦卒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邑賦千乘于是有五帥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至平王又始爲舟師

桓公五年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拒方陳爲右拒以當陳人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戰于

繻葛鄭地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通帛爲之今大將之麾執以爲號令王卒大

田賦

昭公四年鄭子産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産別賦其田如魯之

右鄭　陳氏兵制鄭簡公時公孫舍之公孫僑帥車七百乘伐陳始竭作子産修廬井之法而兵止丘甲其後遂爲兵賦矣制用甲兵

成公七年楚申公巫臣適晉請使於吳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壽夢季札父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吳叛楚吳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

吳王夫差會晉公午於黃池事在魯哀十三年晉乃戒令秣馬食士

夜中乃令服兵擐甲夜中夜半也服執也擐貫也甲鎧也係馬舌出火竈係縛也縛馬舌恐有聲也出火於竈外以自燭陳士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徹通也以百人通爲一行百行爲萬人謂之方陳行頭皆官師擁鐸拱稽周禮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擁抱也拱執也抱鐸者亦恐有聲也稽計兵名籍也周禮聽師田以簡稽建肥胡奉文犀之渠肥胡幡也文犀之渠謂楯也文犀犀之有文理也十行一嬖大夫十行千人嬖下大夫也建旌提鼓析羽爲旌提挈也挾經秉枹在掖曰挾經兵書也秉執也十旌一將軍十旌萬人將軍命卿載常建鼓挾經秉枹日月爲常周禮將軍執晉鼓建謂爲之楹而樹之爲萬人以爲方陳百行故曰萬人正四方也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交龍爲旂素甲白甲也矰矢名以白羽爲衞荼茅秀也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熊虎爲旗此王所御中軍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鳥隼爲旟尚赤左陽也丹形也朱羽染爲朱色右軍亦如之皆元常元旗黑甲烏羽之

燭望之如墨墨漆甲也尙黑右陰也爲帶甲三萬帶甲衿鎧以勢攻雞鳴乃定

右吳　陳氏兵制吳王僚伐楚空國而授二將夫差伐齊可見者四軍其後益强帶甲之士十有三萬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國語三將軍三萬人吳越春秋三萬六千人有中校左右軍

越王句踐以甲士五千人保於會稽哀公十七年越伐吳吳王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

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

右越　陳氏兵制句踐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其名不一非古制其再伐吳自將中軍而分左右私卒吳越春秋亦云中分其私爲左右軍安廣之人率君子六千以爲中陳爲之私卒

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爲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視而秦更名角觝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作爲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爲敵立勝垂著篇籍當此之時齊愍以技擊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師古曰奮盛起秦昭以銳

士勝師古曰銳勇利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武爲宗唯荀卿非之曰孫吳上勢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閒上下離心故可變而詐也仁人在上爲下所仰猶子弟之衞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作大甲三屬竟人身也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帶劒贏三日之糧个枚也胄兜鍪也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中試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如此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

右六國

陳氏兵制戰國相幷諸侯斥地益廣而邱乘之法壞田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臨淄之中七萬戶而卒固已二十一萬一家而三兵矣湣王創爲技擊以兼桀

宋五千乘之國號稱東帝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然武靈王變胡服滅中山五百里猶三軍也孝成王卒百萬矣趙括長城之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栗腹兵二十萬李牧收匈奴亦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五萬人魏自惠王以武卒奮凡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至安釐王時泰圍大梁悉比縣勝甲以上爲戍士三十萬韓地九百里帶甲數十萬燕地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栗腹之敗於趙也二軍六十萬車二千乘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頃襄王失鄢郢北保於陳收東地兵尚十餘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

皆籍爲兵

論曰古者因國授地因地制賦凡民在國中者家出一人在郊遂外者甸出一乘或遇九伐討詰之事則有司遞征而用之留其羨卒以備守衞蓋未嘗空六鄉之甲而盡出也周室中衰五霸代興管仲首變舊制舍周人繁重之法而徑趨於簡易之方遂以得志天下晉本二軍增爲三軍有車至八百乘晉始一軍增爲六軍有車至四千乘觀其僭竊自用弁髦王章豈復先王封建之初制哉荆楚吳越舊迹蠻荒悍然與齊晉諸國爭主夏盟惟其兵力强盛故天下莫之與京楚有莫敖實基戎政吳因巫臣遂通上國越之生聚教訓者更二十有餘

年益天下務以武畧相勝久矣力政圖强幷弱兼小其斥地廣大則人徒益增人徒益增則車甲馬牛之數日以滋多積威漸之勢然也自齊桓晉文始為召募料民之法見吳子而是時秦有陷陣楚有被甲組練越有私卒君子六千流及戰國謀詐並用而孫臏商鞅吳起之徒衍焉干賞蹈利者焱起雲會胡服騎射者矯革本俗六國由此破亡秦亦隨以躋覇善乎孫卿氏之言曰齊之技擊不可以當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太史公曰形勢雖强要之以仁義為本故謀國而矜言武備者其亦有鑒於此哉

六典通考卷一百五十四

湖西閻鎭珩輯

兵制考

歷代兵制

秦自襄公始列諸侯有田狩之事而不能遵周禮至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殽之役三帥車三百乘置陷陣吳子秦置陷陣三萬哀公救楚車五百乘爲戶籍什伍孝公用商鞅初爲轅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數爰田自在其處不易居遂破井田開阡陌五戶爲伍十戶爲什百戶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郵郵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長長有二卒一爲亭父一爲求盜五亭一鄉鄉有牧三老游徼小于鄉曰聚聚有嗇夫十亭一縣萬戶縣有令丞尉不滿萬戶爲長凡亭閭之道南北爲

阡東西爲陌此風俗通文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以阡經陌緯以周百步之畝加之凡二百四十步爲畝不易之數通一易再易聽民買賣隨力所及不限多寡凡民年二十三傅之疇官田疇之長則給公家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正卒已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一首賜爵一級爵有十八級詳爵命考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非商鞅之舊矣始皇幷天下分三十六郡置守尉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郡材官之屬而郡縣兵器聚之咸陽銷爲鍾鐻講武之禮罷爲角抵自戰國時秦與山東戍卒僅存五百餘萬至是殺傷益衆而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鎭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又七十餘

萬兵不足而後發謫矣先發弛刑次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次次治獄吏不直者次隱宮徒刑者隱宮宦官次以嘗有市籍者次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凡在里門之左一切發之謂之閭左之戍未卽發右而二世立如始皇計盡徵材士五萬人衛咸陽敎射禽獸令自賫粮民不聊生而勝廣起矣周章之戲楚兵百萬秦發近縣不及乃放驪山徒奴產子受兵以擊盜及周文破關東盜益起又發關中卒東擊盜而阿房不罷章邯將三歲亡失已十萬數其降楚也坑新安南又二十餘萬人而嶢關下軍將皆賈豎一啗於利沛公入而秦遂亡

大事記始皇九年嫪毐恐禍起乃與其黨謀發兵矯上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秦之

兵制略見於此此縣卒一也衛卒二也官騎三也戎翟攻斬四也舍人五也秦國太后用事故太后璽亦可發兵

年宮爲亂　班固曰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阸秦地多阸隘其民於隘中狃之以賞慶道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世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故雖地廣兵彊鰓鰓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爲敵讎猋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爲下矣

漢高祖因秦之屯衛置京師南北軍之屯南軍衛尉主之掌

宮城門內之兵北軍中尉主之掌京城門內之兵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壘垣在未央宮北以一校守之有事屯兵其中事已輒罷中尉秦官主巡徼京師南軍調于郡國北軍調于三輔南北軍衛士缺以材官騎士補之蓋寬饒傳衛卒數留更一年是郡國番上于南軍之制黃霸爲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是三輔番上于北軍之制文帝即位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二年罷之是歲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以代羽檄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已則罷京師之兵止南北軍及中尉緹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而太尉常主北軍至武帝改太尉爲大司馬大將軍以寵將帥而北軍分八校尉置胡越騎以中壘領之中尉爲執金吾而置三輔都尉屬焉郎中令爲光祿勳而置建章營騎屬焉後更名羽林

騎其次曰期門元狩間兵革數動士物故者萬數民多買復復發之士益少于是發謫吏次謫民次謫戍次七科謫而又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徒者從軍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屬衛將軍尙屯關中至元鼎六年發中尉卒征西羌邊兵不贍且出武庫而京師兵始遠調矣昭帝始元間募犇命及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宣帝神爵間擊羌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以益邊兵蓋北軍亦出焉武帝之後有選募有罪徒其選募曰勇敢曰犇命曰伉健曰豪吏曰應募其罪徒曰讁民曰惡少曰亡命曰徒曰犯刑曰罪人曰應募罪人

唐杜佑謂漢氏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轉居三輔陵邑以爲彊幹弱枝之勢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

瀏咸因事立稱舉事則例雖衛霍勳高身奉朝請兵皆散歸

案漢兵郎官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多不過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至東漢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諸宮掖門都候劍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雖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所掌考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于一校可知高祖晚征黥布發關內兵合中尉卒三萬人為太子軍霸上惠帝末年始以呂氏故屯兵衛將文帝備胡以三軍景帝七國之變太尉周亞夫乘六乘傳出擊吳楚而大將軍竇嬰監軍榮陽皆因事設屯事已即罷武帝雖置關吏都尉領如郡國亦無營壘術謂重兵悉在京師非也

初高祖令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為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各有員數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材官騎士屬郡都尉習射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亦習戰射行船令丞尉各統其縣守尉不得專也玉海漢兵散於郡國雖郡守不得擅發其屬縣

又霸國不摘斥騎士趙廣漢傳坐摘斥除騎士大抵金城天水隴西安定北地河東上黨上郡多騎士三河潁川沛郡淮安汝南巴蜀多材官江淮以南多樓船武帝時粤欲與漢用船戰乃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二十餘丈加旗幟其上甚壯元鼎五年南越反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之凡民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每立秋斬牲於郊名曰貙劉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會饗賜觀以角抵罷遣王尊傳常以季冬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魏書漢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爲八陣名曰乘之二歲爲材官騎士材官自秦有之周勃申屠嘉俱以材官積功至將相趙充國始亦爲騎士而霍去病傳騎士孟已有功賜關內侯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烽火追虜置長史一人掌兵馬丞一人治民當兵行長史領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農都尉皆不治民不給衛士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

得免爲民就田里民應令選爲亭長又自十五以至五十六出賦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秦孝公十四年始爲賦漢興算賦）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卒更貧者欲得雇更錢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高后五年初令戍卒歲更文帝十三年除戍卒令自後有謫乃戍邊一歲陳傅良曰漢制雖曰因秦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而無常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當是時故將之家亦爲給賦（見孝惠元年詔）宰相之

子均調戍邊是以蘇有復算有減逋有更貸至於將相廢置惟時或中都公卿或邊郡守尉御史大夫出爲護軍（韓安國）不爲左遷酒泉太守卽命破羌（辛武賢）不爲異數而又御軍之法簡肅精明雲中戰士上功幕府差首虜六級賞與輒格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璽書已報輪臺之詔敗亡不掩衛霍行封得喪相除若乃賞賚雖或無常廩餼悉皆有量京將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穀二石六斗有奇（東漢亦人廩米五升見李固傳注）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諸侯七國變生倉卒備禦奏具南征北擾兵連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

王莽僭五威將帥七十二人分鎮天下而命十二將帥偏裨以下百八十人專事北伐又以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塡名都

中郎將繡衣執法各五十五人分塡邊郡而內置司命軍正外設軍監十二人又依周官之文分六鄉六尉六校六隊（音遂）鄉一帥尉一大夫郊一州長隊一大夫屬正又內置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將軍至吏士凡七十三萬八千九百人仍賜州牧及縣宰皆兼將偏裨校尉之號又有豬突豨勇銳卒虎牙五威兵竟（音境）尉九虎將軍捕盜都尉之屬

論曰三代兵農之制遭秦破滅至漢初而復近于古南北之軍分衞宮城而皆以畿輔郡國之民充之有事則置屯無事則歸農焉唐所謂吏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者是也其罷遣衞士必勸以農桑先農而後兵猶得古者井田遺意後之論者謂三代漢無養兵之費而財

用自給不其信乎且又調發有定限將帥無常員高帝發中尉卒止軍霸上文帝發中尉材官止軍長安是畿兵未嘗遠出也魏邈爲北地將軍周竈爲隴西將軍各因其地而置帥是間設未有專官也終漢之世下無悍卒外無叛將豈非法制之善足與三代媲休者乎及武帝分北軍爲八校揀習知胡越者以備其選由是有召募之兵南軍增設羽林期門因其家世父死子代由是有長從之兵軍立恆額歲資常廩水衡少府殫費億萬而京師之軍制壞矣元鼎以還中尉之旅遠擊南越西羌而舊兵之屬在都尉者不足以供徵調于是選募之卒罪徒之隸厠迹行間不嫺伍符而郡國之兵制又壞

矣照宣以降其弊日滋或羽林期門胡越之騎出詣金城或沛郡淮陽汝南之師西征羌虜甚者募奔命謫惡少發刑徒選及二百石吏天下騷然疲于徭役人不堪命古制蕩廢無一存者其後王鳳以大將軍竊弄朝權新莽以大司馬闚干天位推厥由來皆武帝倒授人以柄而命官不衷于古之過也

後漢將軍主征伐背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又有前後左右雜號將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長一人其不置校尉部但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爲副貳其別

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餘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器械禀假掾史主禀假禁司又置外刺刺姦主罪法光武以幽冀幷州兵騎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領騎千人以謁者監之又扶風都尉部在雍縣將兵衞園陵號雍營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幷胡騎虎賁二校爲五營置北軍中候易中壘以監之領於大將軍光祿勳省戶騎車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衞士領于太尉建武六年詔罷郡國都尉幷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肄兵如故九年省關中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永初四年安帝以羌入犯三輔有園陵之守復置右扶風都尉京兆

虎牙都尉靈帝中平元年始置八關都尉五年置西園八校尉蹇碩爲上軍校尉袁紹爲中軍校尉鮑鴻爲下軍校尉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助軍左校尉馬芳爲助軍右校尉夏牟爲左校尉淳于瓊爲右校尉凡八人謂之西園軍皆統于碩而帝自稱無上將軍舊郡國有材官騎士遇有急難權取驍勇者聞命奔赴謂之奔命五原雲中漁陽上谷等十郡皆有突騎建武七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候吏盡還民伍唯更踐如故（應劭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官無警備實啟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兵雷震一切擇辦黔首囂然不及講其射御用其戒誓一旦驅之以即強敵猶鳩雀捕鷹鸇豚魚曳射虎是以每戰常負王師不振張角蕩搖八州並發牧守梟列流血成川乃遠徵三邊殊俗之兵忿鷙橫縱多彊良壽事以爲己功不教而戰是謂棄之迹其禍敗豈虛乎哉）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先

是禁網尚濶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謹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召兵郡國宜有重謹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加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諸侯就國從以虎賁官騎永平時五國各官騎百人稱娖前行皆北軍胡騎便兵善射所以重蕃輔也明帝初野無風塵悉罷沿邊屯兵其後北方有變復置度遼營永平八年南蠻叛逼象林兵永元十四年鮮卑寇居庸置漁陽營建光元年其

後盜作緣海稍稍增兵而扶風漢陽隴道三百塢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塢置屯多失始募死罪繫獄四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爲常自後往往五營緹騎虎牙之士迭出征戍順帝永建元年鮮卑犯邊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調五營校尉郡舉五人令教習戰射

章俊卿曰自建武訖于漢季北邊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如永平中北伐留兵伊吾盧城至肅宗二年罷之之類是也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鎭衛之職矣至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爲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矣桓帝延熹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者半俸則京師之兵亦

單弱矣外之士兵不練而內之衞兵不精設若盜起一方則羽檄被於三邊興發甲卒取辦臨時戰非素具每出輒北於是羌寇轉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永和二年交趾九眞二郡之兵至於反叛無亦罷於奔命之過歟此其興兗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李固所以力爭也永建間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募爲陷陳任尚募以擊羌召爲積射鄧遠以擊鮮卑召爲義從東漢有羌胡義從取西邊羌胡之願從者爲兵也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桓靈之世雖能委任段熲盡滅諸寇而中平元年黃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都尉黃巾既殄而蕭牆之禍作蓋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歸臺閣宦戚更領兵權迭相傾奪然五營畏服中人陳蕃竇武欲誅宦官

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夷滅何武袁紹懲其事故欲藉外兵以除之於是內置園校陽尊閹宦外重州牧實召邊將董卓以并州牧將兵閹宦雖除而董卓之禍已成義兵四起郡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爲之論曰光武起布衣戡亂積苦兵間久矣天下既定遂務休息內省五營之校外罷徵㑀之司且自西京以來都試講武往往生患韓延壽試士東郡坐僭擬不道見誅至翟義之叛王莽隗囂之刼更始李通之勸光武皆因秋試之日勒車騎誅守長兵緣以起光武有懲于此故一切停罷不講而漢之兵制實自此壞焉昔者三代聖王之得天下歸馬放牛戢弓韜戈聊以示不用而已至

其六軍之衆自在田野車輦馬牛歲時簡稽未嘗一日忘戰備也始皇之銷鑄鋒刃光武之省罷都尉自以爲混一區宇天下無敵狃目前之近安失磐石之遠圖卒之秦不二世遂亡其國東都寇禍累世相仍夫始皇無足論矣以光武之賢曾不能燭見未萌致以兵不夙備之故貽子孫百年之憂甚矣作法之難也

魏因漢制南北軍如故有中左右前軍各一師又有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其他雜號無常數初曹公自置武衛營于相府以領軍主之及文帝增置中營於是有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幷五校統之京師講武亦如漢唯改乘之日治兵然訖魏一再講而已文帝延康元年 明帝太和元年自納司馬朗

之言復令州郡典兵然未置尉蓋太守或刺史兼帥 朗爲丞相主簿言天下土崩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于策爲長 初文帝時王朗奏言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幷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惰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或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當今諸夏已安雖未得偃武戢兵宜因年大豐寄軍政於農事黃初三年特置都督諸州軍事尋加四征四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位太尉上而當時宗室諸王藩兵大數不過殘老二百人復時時徵調天子親兵唯殿中蒼頭黃門是以高貴鄉公徒手遇禍　蜀置五軍其左右將軍督護

一人其中師監護典參軍各一人其前師將軍監護督軍各一人其後督將軍兼一人其將校略如漢而兵有突將無前賨叟靑羌散騎武騎之別不全用蜀人也是時戶籍士民異號往往充兵之家已非民伍然諸葛治兵之法師十二更下張郃之戰在者八萬去者願留亮卒後士卒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

吳多舟師營校略異於漢而兵有解煩敢死兩部車下虎士丹陽靑巾交州義士及健兒武射之名非一調度亦最無法大率强者補兵羸者補戶至有六百餘家覩皆料取以他郡羸民遷補其處然孫權時戶兵猶不給他役惟春耕秋刈死事江渚而已亮晧以後始以戰士兼充衆役於是家家有五人三人爲役父兄在都子弟給役州縣民怨叛者成行矣其後悉封子爲十一王王給兵三千而黄門官官亦開召募陸抗都督欲足兵百萬而守者因循莫肯差赴抗卒以其五子分將

漢末天下戶口纔百四十餘萬曹公案冀州籍得兵三

十萬赤壁之敗兵八十萬濡須之屯兵四十萬吳僅四州有兵二十三萬計其兵數略與戶數相當而魏武作錯役法使天下人役與戶各居一方則民之困于徵調者無已時矣時惟諸葛孔明勤恤人隱用兵不過八萬而存者四萬以爲更代猶得周人羨卒不發之意其後蜀亡尚有兵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耗三萬人而已由孔明不盡用之故也

晉自文王建國置中衞後衞三部司馬（前驅由基彊弩）以中領軍領之武帝代魏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左衞虎賁羊琇爲將軍右衞虎賁趙序爲將軍）命中虎賁驍騎游擊別領又置虎賁羽林上騎異力四部并命爲五督（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魏明帝時有左軍皆

因之武帝初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謂四軍凡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皆中軍將軍羊祜統之祜罷改北軍中候永嘉中改中領軍其後更制殿中典兵以寵陳總步兵校尉以寵王濬而東宮亦備三率初置中衛率泰始五年分爲左右衛率各領一軍惠帝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衛率成都王穎爲太弟又置中衛率凡五率將相諸王始給兵衛義陽王望給兵二千人賈充伐吳給兵萬人騎二千楊駿爲太尉給兵三千騎一千或由中領出鎮方面亦將本營兵以行羊祜以衛將軍出齊王攸以侍中出皆給本營兵遂爲後例凡在權寵必給多者兵三萬騎二千及罷去親從如故故有司徒歸第家兵一千餘者方鎮去官送兵十餘家者由是空校牙門虛立軍府動以百數禁兵外散於四方奉初武帝深懲魏氏孤立而州鎮太盛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自始

封至於子孫漸滅罷吳平後詔天下刺史悉去州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時惟山濤陶璜以爲不可既而並遣諸王假之節鉞各統方州軍事都督監軍至于盈千參軍司馬皆得增置由此諸王擅兵內相爭攻京師數擾羣盜乃起州縣無備不能擒制

論曰晉氏平吳之後廣建親戚削弱方州葢有懲于魏之孤立無援故矯其失而更易之然已嗣統非人參商起于骨肉本根互相戕賊由是禁衛單弱而方鎮轉強得非立法偏重末大不掉之咎乎惠懷失馭羣盜四起中原千里莽爲戎墟江東草創軍實益寡鎮衛營校咸苦不充于是温嶠建并省之說刁協獻奴兵之議臧獲

驍還或踦守令流品猥雜人情嗟嘆卒之簡閱無術攖鋒輒靡于事罔有濟也及王敦敗亡從三番衛士之制乃令民年十六爲全丁十二爲半丁苛征繁徭疲人無已至有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嫁娶者且又武臣上功護久不封一愆之累譴辱終身賞旣不足以勸罰又病于過刻是以叛劫相仍公私掃地終晉之世訖無寧宇惟謝安淝水一戰功爲東晉之冠然所用者北府兵而已

宋高祖永初元年置五校三將增殿中將軍員二十八二年置東宮三校尉限荆州府置兵不得過二千人其調役一切晉舊元嘉以來王宏始議以十五至十六爲半丁十七爲

至丁文帝鋭志中原盡戶發丁二十七年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再舉再敗邑里蕭然遂致子勛之亂丹陽統內男丁既盡婦女供役孝建元年初置殿門及上閤門皆屯兵復置衛尉官初宋雜將軍往往貽爲寄祿而掌禁兵自二衛將軍下有隊主仗主幢主鎧主細仗細鎧主軍主至是有直閤將軍防閤將軍閤主齋帥直寢左右捉刀之類亦見寵任而中郎將驍騎諸營又爲外兵矣

陳傳良曰孝武以蕭州重大荊揚別置二州分揚州五郡置東揚州分荊州八郡置郢州鎮王從兵無過六隊而封內官長皆不臣於封君尋詔刺史守宰須手詔乃興軍且自謂弱主弱臣庶幾略定而晉人上流中流重鎮之意既掃地於此事歸近習

勢輕天下廢帝遇害不出房闥泰始之初晉安傳檄尋陽而徐薛安都冀崔道固青沈文秀益蕭惠開湘何慧文廣袁曇遠梁柳元怙豫殷琰會稽孔覬岷山薛常寶諸州郡響應起南向之兵凡十餘萬朝廷號令不出百里當是時十萬四出宮省危懼吳喜請定東吳僅配羽林三百而殷孝祖以傖楚壯士三千黃回以江西快手八百來赴將以為安然則孝建大明之制非徒無益祇以滋禍雖賴建安王及沈攸之悉力勘定然一時策功當官者眾板不能供使用黃紙明帝晚運益忿中外多虞禁旅方藩皆不可恃獨親信近侍至有僕隸皆獲不次之除捉車人為中郎將馬卒為員外郎騶使左右御刀專主天下紀綱法度蕩然矣

齊太祖得位廢諸王屯邸而外斷諸眾募先是內外多處將帥設募部曲李安民以爲非淮南常備外餘軍悉可罷遣乃詔設募縣賞蓋皆權宜今可斷眾募東昏以閱武場爲芳樂苑百姓歌曰閱武場種楊柳玩習兵火昏淫肆虐於是梁武帝起義潛謀伐齊然志事征伐恢拓境宇州郡雖多戶口日耗而又調民止於徐揚二州三丁取兩自徐州南據於蕭勃惟荊益所部尚完既而元帝棄益於西湘巴兼失荊州號令千里而近民戶著籍不盈三萬陳祖因而取之

梁陳依宋元嘉蒐宣武場法置行軍殿於募府山南岡升設王公百官幕先期遣馬騎布圍右領軍將軍督右左領軍將軍督左大司馬莅正諸軍其日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綷衫

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比校多少戮一人以懲亂法

大建六年增六騎游擊七年建雲旗義士

論曰晉室板蕩九土分裂三百年間姓凡五易綜其法紀類無足觀雖兵制亦然大抵得國之初身握强兵權傾人主鷹犬奔湊盡力搏噬及其衰也大柄去而國亦隨之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重器不可以示人故兵者凶器也一入奸豪之手其勢有不可復還者自莽操至于二蕭陳楊先後一轍興亡之機可以鑒矣有陳末造君臣荒嬉責軍人之正以修宮室奪故將之兵以配文吏及隋師南下江中無一鬬艦自謂敵軍數至無如我何慢不設備飲酒賦詩國遂以亡

後魏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一戶韓諱疏百姓遞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

太和中從李沖言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至興和二年臨淮王孝友表曰今制百家爲族二十五家爲閭五家爲比百家之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京師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無缺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改而每閭止爲二比計族省十一丁事下尚書寢不行初州鎮戍兵資絹自隨孝文時薛虎子上表以爲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未及代下不免饑寒公私損費宜置屯田初魏都平城以北邊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據廣陽王深疏又魏蘭根說李崇徵

發中原强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既遷洛後邊任始重置官頗眾源懷所謂沃野一鎮自將以下八百餘人者也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役同斯養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伍本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推遷不過軍主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邊任一輕惟厮弱凡材乃出為鎮將專事聚斂邊人無不切齒永平之後良法浸壞外則眾將選舉官不擇人任城王澄奏重其選袁翻亦以為緣邊州郡官不擇人惟論資級或置貪污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皆無防寇之心惟有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羸弱之卒苦役百端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線冬歷夏死什七八內則勳書竊階故盧同撿括冒軍者至三百餘人而是時張仲瑀上言請排抑武人選格不

武消沉邊方子弟悉同厮養由是羽林虎賁屠害省郎仲瑀兄始均沃野鎮民執戮長帥于是朝廷不能討

北齊初甚不用周禮百保鮮卑自樹種落顧以華人簡備邊要別內外之領二曹以唐邕典外兵曹白建典內兵曹雖厥後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而其亂已兆

後周太祖輔西魏時用蘇綽言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爲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農隙教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將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衆不滿五萬人克齊後并相各置六府而東北別爲七總管自隸戶有還奴虜有

免隱丁有誅府兵有復丁以十二取役以一月代糧畜以家備民力日以裕矣

附仍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立十二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有郎將副將坊主團主統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府皆有將軍後更驃騎曰鷹揚郎將車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及取江南凡總管兵合五十一萬八千而散之要害之地凡八所或出六合(晉王廣)或出襄陽(秦王俊)或出永安(清河公楊素)以至江陵(劉仁恩)蘄春(王世積)廬州(韓擒虎)廣陵(賀若弼)東海(燕榮)皆列兵分戍旌旗舟楫亙數千里其節度則總之晉王其元帥則歸之高熲各相統攝焉開皇十年五月乙未詔曰魏末役

軍旅勤未嘗休息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朕甚愍之凡軍人可悉屬州縣籍因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遵舊式

論曰拓跋魏起自荒裔所向尅捷考其行軍經武之法史不能盡詳大抵適遭世亂寇莽林立與之抗衡而為敵國者多非其人故能倖勝而有成功未必盡由其立法之善也高齊竊命與宇文氏爭疆于河隴之間勝敗不常迭相雌雄其時所謂百保鮮卑者不過因事立號藉飾威强非果有絕人之藝高世之能也後周經理偏閫銳意復古蠲除租調與民更始一方之困賴以少蘇蓋自蘇綽裏謀師法姬典而府兵之制遂成當時壤狹

民單其利賴在人者尙微至隋平江南盡取其制而推廣之有唐因襲遂爲一代良法夫兵不難于多而難于蓄聚億萬不耕之民而坐飽生人之膏粟此國之所以患貧也故善制兵者不煩國家之養而使民自相爲養如後周之府兵蓋猶得三代遺意焉然周文始開相府創立十二將軍沒後以授宇文護使總大權而護遂盡撤禁衛之卒臣主相圖幾危其國豈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者乎